



BINGGE

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

军阀混战

1929

勾心斗角 天下枭雄逐鹿
腥风血雨 乱世武夫鏖兵

野芒◎著



团结出版社

革命年代 1929

野芒◎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兵戈·1929 / 野芒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5. 1
ISBN 978-7-5126-3422-0

I. ①兵… II. ①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2829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 (出版社)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mmX240mm 1/16

印 张: 23.5

字 数: 345 千字

印 数: 5000

版 次: 2015 年 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3422-0

定 价: 43.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北伐胜利了 / 1
- 第二章 到北平开会去 / 18
- 第三章 善后会议开起来 / 36
- 第四章 南京再开编遣会 / 55
- 第五章 磨刀霍霍 / 90
- 第六章 逃的逃 追的追 / 116
- 第七章 枪未响，仗已打完 / 135
- 第八章 风起风又止 / 182
- 第九章 猛虎入桉 / 209
- 第十章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/ 230
- 第十一章 又要开仗了 / 250
- 第十二章 这仗打得忒凶 / 269
- 第十三章 老子要反蒋 / 298
- 第十四章 血染雪红 / 325
- 第十五章 催动人马到阵前 / 352

第一章 北伐胜利了

一、退往关外去

张作霖黑着脸一声不响，只把烟袋锅子抽得“滋滋”作响。

杨宇霆、张宗昌、张作相、张学良几个也都埋着头不做声。

张作霖的安国军陆海军大元帅府，往日里人来人往，很是热闹。如今却是悄没声地，院子里走动的人也都急急惶惶、蹑手蹑脚，脸上带着些慌张神色。

足足过了一袋烟的工夫，张作霖突然把烟袋往桌上一拍，骂道：“妈了个巴子的，老子拿定主意了，退到关外去！”

话音未落，安国军第二军团长张宗昌便蹦了起来：“这不成，大帅！俺跟着你多少年了，天塌下来也没见你眨巴一下眼皮，这回也不能草鸡了！咱们……”

“屁！”张作霖截住张宗昌的话头，伸了一个指头点着他的鼻子道，“我看你小子脖子上面顶的不是脑袋瓜子，是尿壶！”

“大帅，大不了是个死，怕个鸟！”张宗昌梗着脖子红涨着脸道，“咱手里还有 30 万人马，一人一口唾沫，也平地三尺水！不能就这么轻生生地把天下给了他们！他娘的，让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几个并膀子来吧。俺带兄弟们跟他们拼，反正是死是活鸟朝上……”

第三军团团长张学良伸手拍拍张宗昌手背，道：“效坤兄，军事上进退是常事。你不也常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嘛！如今顶要紧的还是保住东北，那才是咱的根本。东北稳当了，咱们才能挺得直腰杆子，做事才有底气。你看看——”张学良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，指划着说道，“蒋中正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已攻到沧州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已进占徐州，阎锡山与李宗仁的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眼下正逼近保定，形势危急，咱们不能干拿脑瓜子撞墙的事儿……”

安国军参谋总长杨宇霆也道：“效坤，眼珠子不能只盯着眼皮底下那一小块去处，得往远处瞧。眼下火烧眉毛的是，南边的国民革命军一涌而上，关外的日本人也有动静……”

张作霖“唔”了一声，伸手抓过荷包往烟袋里装烟，又骂起来：“小日本就是狼虫虎豹！他们是瞧老子落到了蒋中正的下风，就动了趁火打劫的心思，琢磨一口咬住咱们的后脖梗子，把东北给一口吞了！”

张学良给张作霖点上烟，道：“父帅看得透。咱们如今退到关外去，等时机一到再打回来就是了。要是东北落到了日本人手里，咱们既断了退路，也没了粮饷弹药供应，那便让人连锅端、连根拔了。”

张宗昌“啪啪”拍着胸膛道：“大帅，咱爷们这基业来得不易，如今就这么送给别人，俺心肝都疼呀！”

张作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仰头靠到了椅背上，脸朝着屋顶，徐徐吐出一口烟，说道：“前不久，老子做了个梦，嗯……，那个梅兰芳到咱这儿唱戏，咿咿呀呀了半天，我竖着耳朵横竖没听出唱的啥营生，倒是‘凤还巢’三个字听得真真的。醒了之后，老子就觉得蹊跷，可到底也没琢磨出个子丑寅卯来。昨日，老子‘忽’一下想透了。‘凤还巢’，不就是‘奉军回家’嘛？妈了个巴子的，这是命呀！”说到这儿，声儿颤了起来。

张作霖从胡匪起家，血里火里滚了多少来回，才做到这执掌北洋的安国军大元帅，跺跺脚，天下也要晃悠几晃悠，吆喝一声，便是打个霹雳。如今这一切眼睁睁地便要丢了，难怪心肠比铁还硬的老帅心酸。

杨宇霆劝道：“大帅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……”

张作霖“嗨”了一声，“啪”地一拍椅子扶手，脸上立马换了毅然决然的神色道：“妈了个巴子的，让那些王八羔子来吧。咱爷们先咽下这口气，退到关外去，养它几年，瞅空子，一抬腿再回来。这北京城，这天下，还是咱爷们的！”

这话说得硬气，可众人分明看到，张作霖的眼里闪着泪花儿。

杨宇霆几个不约而同地一起站了起来。张作霖指着张学良道：“小六子，你跟大家合计合计这事，我到外头透透气去。”说罢，背起手，出了议事厅。

此时，正在民国十七年的六月里，大热的当口。大元帅府里各色花木郁郁葱葱，红的红、绿的绿，透着一股子旺相。张作霖在屋檐下神不守舍地踱了几步，抬眼瞧见几个杂工正在侍弄院里的花草，一腔子血“呼”地涌上了脑门，浑身上下腾地热了。

岔开腿站定，张作霖亮开喉咙喊道：“给老子好生摆弄！过不了三年五载，老子还要回来的！这大元帅府里头，一棵树、一枝花、一块土坷垃，还姓张！这北京城，还姓张！这天下，还姓张！！哼！蒋中正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，哪个不是两条腿的蝎子？哪个不是连毛带骨生吞肉的主儿？老子死也不信，他们几个能长久弄到一块去！你们都给老子瞪圆眼珠子瞧着，要是他们不自家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，我张作霖头朝下绕着北京城走三圈！！”

说到最后，张作霖嗓门裂了，手里的烟袋杆子一下一下戳向天空。

此时的天空，厚厚的云正像一排排浊浪，重重叠叠、翻翻滚滚，直压到头顶上。几声雷响，从远处隐隐传了过来。

二、北京城是俺们的

6月5日。昨夜间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为日本关东军埋设地雷炸伤毙命。今报载：奉天疑日人主使；日人则委谓系我方便衣队所为云。

——蒋中正 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、
军事委员会主席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、第一集团军总司令

三百多匹战马撩开四蹄，飞一般卷向北京城。尘土腾起，如旋风裹着偌大一团黄烟在滚动。那些马俱已跑得四体汗淌，马上的兵也都大汗淋漓。

跑在头前的正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，他转了头向着身后阔着嗓子叫道：“给老子再加把劲！要是晚一步，北京城就落到别人手里了！”

身后的兵“嗨！嗨！嗨！”一片声地应着，挥动马鞭不住地抽打马屁股。马蹄声响得分不出点儿来，人与马都气喘吁吁。

东直门已在眼前，韩复榘高兴起来，连声吆喝，一簇人直冲过去，到了近处，却见城门关得严丝合缝，城门外，麻袋垒起了掩体，百十个持枪的兵拦在城门前。一个背着盒子枪的官儿，在路当中不住地挥手。

韩复榘高声叫起来：“是奉军！给老子抄家什！”

吆喝牲口和马儿蹿蹦嘶叫及哗哗啦啦拉动枪栓的声音顿时响成一片，韩复榘的兵与奉军都把枪口对准了对方。

这时，一个穿洋装的人急忙上前隔在中间，道：“别误会，别误会。兄弟是维持会的。”然后向着韩复榘问，“长官可是西北军冯总司令的人？”

年里，蒋介石与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携手组建了国民革命军，四支队伍编成了四个集团军，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及李宗仁分别做了各集团军的总司令，蒋介石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。可人们说起话来时，还是习惯把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叫做中央军，把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叫做西北军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叫做晋军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叫做桂军。西北军的装束与其他几部大不相同，士兵身后都背一把红穗子大刀，故而让人一搭眼便认了出来。

韩复榘却像没有看到这着洋装的人一般，下巴仰到半空去，用马鞭一指

奉军那个背盒子枪的人道：“你，哪个？”

“奉军四十七旅，连长马佩宽。”

“果然是张作霖的兵！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”

那穿洋装的又忙上前堆了笑道：“长官有所不知，张大帅退出关前，各国使节跟国民政府打了招呼，暂留奉军一个旅维持北京城的治安，等国民革命军到了，接过手去，他们便立马开走。”

韩复榘“哈哈”一笑，对马佩宽说：“行了，你的差事办完了，北京城我韩复榘接了，你们回东北那疙瘩歇着去吧。”

马佩宽道：“对不住，上峰给咱的命令是：北京城要交到阎锡山手里。”

“嘿嘿。”韩复榘摇着马鞭子，冷笑一声，“告诉你，第二集团军跟第三集团军都是国民革命军，给哪个都成！再说你们奉军完蛋了，北京城给谁不给谁，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！”

穿洋装的那人说：“长官，这可是国民政府的号令。”

“放屁！”韩复榘瞪起眼睛厉声喝道，“老子是靠枪杆子打到这儿来的。这北京城，谁先到归谁，凭什么要给阎锡山！识相的让开，再多嘴多舌，老子拿枪头子跟他说话！”

那马佩宽却梗起脖子叫起来：“老子也不是吓大的！上司不发话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北京城也不能进！你有枪，老子手里也不是烧火棍！”

“哟嗬。没想到这儿还有个舌头比枪杆子还硬的，张作霖都认熊了，你们还敢在老子面前挺腰子。”韩复榘向着身边的一个提着盒子枪的大个子丢个眼色，那大个子抬手“砰！砰！砰！”便是几枪。城跟下有一座青瓦房子，屋脊上一溜儿蛤蟆狗子，让大个子一枪一个，打得粉碎。

韩复榘的兵大叫起来：“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”

韩复榘十分得意，道：“怎么样？小子，试试你的脑瓜子硬还是枪子儿硬？”

马佩宽见了这阵势，也有些发憷，又听这人是西北军里有名的韩复榘，更有几分胆儿虚，不自觉地退后了一步，向着身后的手下摆了摆手，少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开门！”

韩复榘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全是些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玩意儿！也就老子今日高兴，不跟你们计较，要是往日，哪里还跟你们费这些唾沫，早叫你们全横在地上上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向着身后的兵一挥手，道，“走，随老子进城。”

韩复榘的兵一阵欢呼。

韩复榘又得意地吆喝道：“给我周身上下拾掇利索，排好队伍，让京城

人瞧瞧咱的威风。”

手下齐声答应，急忙排队，整理军容。

北伐以来，西北军跟直鲁军和奉军在河南、河北几块去处连番血战，出力极大，牺牲很多。按理，这京津地盘应该是冯玉祥的。可蒋介石看到冯玉祥军力太强，气势忒猛，倒生出心病来，只怕天下统一之后肩膀高过头去，便转个念头把京津交与了阎锡山。冯玉祥嘴上不好说什么，心里却是着实气闷。得了张作霖撤出北京城的信儿，便要来个先下手为强，命令韩复榘部疾进北京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北京抢先夺在手里，生米做成熟饭再说。韩复榘也是个狠角色，得了命令，率了两万多人马自彰德北上，三昼夜行军八百里，前锋突到了北京南苑，这时听到晋军也已靠近北京，便选了三百名精干骑兵，亲自带了，飞奔来抢北京城。这下眼看北京城已是攥到手里，韩复榘心花怒放，等部下收拾利索，一拨马头，向着城门走去。

突然，就听“突突”一阵机关枪响，只见半空里飞着的几只鸽子，应声落了下来，羽毛在空中纷纷扬扬。

韩复榘一愣时，两扇城门又“呼呼隆隆”关个严实。这才看到，城头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已是站满了兵，无数黑洞洞的枪口正瞄着这边。

韩复榘倒吸一口凉气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却听城楼上有人大叫：“哪个在此撒野？”

韩复榘直着脖子叫道：“你是哪个？”

楼上那人阔着嗓门道：“我，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荫梧便是。前不久，蒋总司令又委我为北京警备司令！北京警备司令！”

韩复榘心往下一沉，变了脸色，道：“是桐轩兄呀，我是韩复榘，你要干嘛？”

“本人身为北京警备司令，自然是来接收北京城的。”

“北京城是我们西北军的。”

张荫梧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向方兄，别让我笑话你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，没看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吗？北京城是我们第三集团军的防地，哪个也不能往我们裤裆里伸手。”

城头上，晋军得意地齐声大叫起来：“噢！噢！噢！”

韩复榘眉毛拧成了个疙瘩，道：“打河北，俺西北军出力最多，凭什么你说北京是你的就成了你的！”

张荫梧却道：“我说韩总指挥，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，还出力不少？方顺桥打张宗昌，说好了咱们两家合起来对敌的，可你韩向方忒不地道，不言

语一声就撒了丫子，把老子的半边身子闪了出来，差点叫张宗昌把我们包了饺子，要不是桂军伸手帮了一把，老子怕是提不上裤子了。你们西北军真他娘的不仗义，还好意思挺着胸脯子说什么出力不出力！”

韩复榘也瞪起眼来，手指城头喝道：“张荫梧，你们晋军才没个好东西！那年你们跟张作霖穿一条裤子，在南口抄了西北军的后路，让我们吃了多大的亏！你说老子在方顺桥撒了丫子，那还不是因为你们阎老西传过话，北京的事不让我们插手！”

张荫梧黑下脸来：“韩复榘，你啰啰的那些跟眼前的事八杆子打不着，少在这儿闲磨牙！给老子听好了，你要是敢往前一步，张荫梧认得你，我这水连珠可不认你。”说罢，又对身边的晋军高声道，“弟兄们，给我伺候好了！”

城头上，一片晋军拉动枪栓的“哗哗”声响。

眼看到手的肥肉落到别人嘴里，韩复榘火气蹿上了顶门，额头上的青筋根根跳了起来，一伸手抓住枪把子：“他娘的，老子跟你拼……”

这时，他的参谋长李树春急忙上前劝道：“总指挥，沉住气，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。”

韩复榘“呼呼”直喘，斜着眼瞪了城门楼子半晌，心中已是盘算清楚。靠手下这300多人攻城，实是拿鸡蛋碰石头，吃亏不说，惹出事来还不好擦屁股，眼下只能咽下这口气去。韩复榘朝着城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拨转马头，打了一鞭，气恨恨地走了。

手下的兵也跟着去了。

城头上，晋军一片声欢叫，张荫梧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想从咱锅里捞肉吃，也不瞧瞧爷们是哪个？”脸一沉，对着手下道，“都给我手脚利索点，把北京城里的机关有一个是一个全给我抢下来，除了咱们，谁伸手都不行！咱们阎总司令发话了，北京城里连一根草，也不能从咱们指头缝里给漏出去！”

三、进北京

阎（锡山）是中等身材，皮肤黧黑、态度深沉，说的一口极重山西土音，寡言鲜笑，唇上留着八字胡须。四十许人，已显苍老，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。

——李宗仁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

晋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。

一千多骑兵排成八路纵队走在最前边，每人怀里抱一把明晃晃的马刀，明亮的日光在刀面上闪烁跳动，像海面泛起的鳞鳞波光，耀人眼目。马蹄敲在路面上，却又似无数梆子脆响，很是响亮悦耳。骑兵过去后步兵到了，这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去，队列里夹着各色山炮、野炮、迫击炮、重机枪。身穿灰色军服的士兵气昂昂走将起来，“踏踏”震响，透着冲天气势，连地面也好似随着抖动起来。

路两边，看热闹的百姓人山人海，挥着各色小旗，锣鼓声、口号声震天动地。

“打倒军阀！”

“欢迎国民革命军！”

“北伐胜利！”

一辆黑色的轿车，随着前行的队伍缓缓行进。

车后排的座位上，坐着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和总参议兼政治训练部主任赵戴文。赵戴文年纪已是过了六十，平日里很是沉稳，这时却掩饰不住心底儿的欢喜，一边透过车窗向外边瞧着，一边不住嘴地说着，阎锡山却仍是往日模样，抄着手，靠在座位上，耷拉着眼皮，睡着了一般。

“伯川。”赵戴文叫着阎锡山的字，“还记得当年我们进包头时的情景吗？”

阎锡山眼皮一翻，轻轻地“噢”了一声，咧嘴微微一笑。

这事儿怎能忘得了呢。宣统三年时，阎锡山刚好29岁，在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里做标统，他串通八十五标和八十六标两三千弟兄响应武昌起义，在太原城举旗造反，杀了清廷的山西巡抚和协统，成立了军政府，做了都督。曹锟带着北洋第三镇打进了娘子关，阎锡山抵敌不住，带着千把兵逃向绥远。一路上饥寒交迫，吃了许多苦头，方好歹到了包头。这时有人提议：应当摆个大都督进城的排场，一来显示显示威风，二来也振奋振奋士气。可那时局面乱成一锅粥，阎锡山做事小心，担心这样做太过招摇，弄不好会招来不测，掂量来掂量去拿不定主意。这时，赵戴文挺身而出，换上阎锡山的都督服，扮作都督骑马进了包头。果然，进城时有刺客行刺，也是赵戴文命大，刺客那一枪只把他的帽子打飞了，只是众人受了好一场惊吓。

做梦也没想到，17年后，他阎锡山却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、京津卫戍总司令，带着几万人马威风八面、大摇大摆地开进京城，怎不让人打心底儿感慨与激动呢。

车子继续走着，赵戴文轻声吟出一首唐诗来：

男儿何不带吴钩，
收取关山五十州。
请君暂上凌烟阁，
若个书生万户侯？

阎锡山脸上依然静如秋水，心中却是波涛翻滚，赵戴文那带着些苍凉的嗓门儿，把他的思绪勾回了山西老家。

五台山的西南有一座山，名叫文山，因为周遭无山的缘故，这山兀然凸起，更显得卓立挺拔，滹沱河蜿蜒从山下流过，山山水水很是峻秀。依着山势，在近河的去处，高低错落建着许多房屋，住着上千户人家，这便是河边村。阎锡山小时跟着爷爷阎青云下地，爷爷不只一次指着文山和村子告诉他：河边村绝好风水！村里老少也都传着，当年有一个风水先生打这儿路过时，曾在村边细细打量了半天，临走留下话来：文山分明是只盘踞的老虎，村东层层梯田正是虎身上的花纹，这去处早晚要出将相一般的人物。

此时，阎锡山心道：这事今日果然应验了。

正想呢，车子“吱”一声刹住了。他的参谋长周玳和警备司令张荫梧，一齐迎上前，拉开了车门，恭敬地道：“总司令，总参议，到了。”阎锡山“唔”了一声，慢慢下了车。

路已是封了起来，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，路两边相隔三两步便站着一个士兵，脸儿朝外，每人手里一支花机关，如临大敌的模样。另有两排兵对着面站成一条长长的胡同，通向眼前一座雄伟气派的大门。

阎锡山知道，这便是他的卫戍司令部了。

这座建在铁狮子胡同的宅子很不一般。大清时，曾是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所在。袁世凯当民国临时大总统时，这儿做过总统府和国务院。后来，还做过靳云鹏的总理府。民国十三年时，段祺瑞当上了民国临时执政，执政府也正在这个去处。

阎锡山轻轻“咳”了一声，走上前去，进了大门，迎面便是一组灰砖洋楼。东、西、北三面各有一幢两层楼房，皆连着那中间的三层主楼，形成了一个楼群，整座楼全是欧洲古典样式，楼墙的灰砖雕满极精致的花纹，透着一种别样的气派。

阎锡山在楼下抬眼略略上下打量，微微点点头，抬腿走了进去。赵戴文、周玳、张荫梧跟在后边。

楼内的大理石地面明光光地照得出人影儿，几个人迈出步去，皮鞋落到地上，“卡卡”作响，听来特别清脆响亮。周玳在前边领路，阎锡山与赵戴文径直走进了原先袁世凯办公的屋子，在屋当间站了，向着四周撒摸起来。

宽敞的房间，硕大的桌案，华丽的吊灯……无一处不显露着气派。阎锡山走到办公桌后那把硕大的椅子旁边，一手扶着靠背，仔细看了半晌，方坐了下去，一时觉得说不出的舒坦。遥想当年，袁大总统、段执政几个，就坐在这上面呼风唤雨、号令天下，今日自己也坐到这儿，竟也不自觉地生出了雄视一切的感觉。

赵戴文满意地一声长叹，问道：“伯川，如今你手握晋、冀、察、绥四省和平、津两个特别市的军政大权，麾下重兵 30 多万，名副其实的华北王，以前可曾想到过有这一天？”

阎锡山脸上泛起些得意的神色道：“几年前，一个相面先生曾说过，我的八字相貌，国内除袁世凯之外，无人能及……”说到这儿，猛地意识到话儿说得多了，便“咳”了两声，正色道：“此戏言耳，戏言耳，我是没当回事的。”

自从进了司令部，阎锡山似乎突然间换了个人似的，往日里总是心事重重、直如丢了魂一般，或是一副没睡醒的模样，说起话来少气无力、吞吞吐吐，眼下却是神采奕奕，眼里放出光来，话儿多了快了，声儿也高了亮了。更有一样，以往阎锡山总是话到嘴边留三分，吐一半咽一半的，哪知今日却把心底里的事儿也抖落出来。赵戴文三个人都知道，阎老总是真的高兴了。

这时，阎锡山转了话题，一指周玳与张荫梧，问道：“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”

周玳说：“听说南边想把北京改名为北平。”

阎锡山一听这话，轻轻“噢”了一声，垂下眼皮略略一想，伸了一个指头“咚”地一敲桌面，一声冷笑道：“这定又是蒋中正的鬼主意！”

赵戴文的笑容也不见了。几个人心中透亮，北京改北平，虽是名字只换了一字，干系却是极大，意味着民国的首都都要定在南边，北京不再是京师，那南边的蒋介石便自然占去天时、地利之便了。

赵戴文在屋里踱了几步，道：“民国初建时，袁世凯就曾执意建都北京，而孙中山则极力主张以南京为都，为了这事，北洋还在北京闹了一场兵变。我看蒋总司令也是一样的心思。”

阎锡山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：“此人心机忒重。”

赵戴文道：“北伐胜利，蒋总司令的声望可是如日中天了。”

阎锡山冷笑一声：“他蒋中正就是浑身是铁，能打几颗钉？没有我们三个集团军出力，单靠他第一集团军，能打得败孙传芳、张宗昌、张作霖？去年他在徐州让张宗昌打得大败，李宗仁、白崇禧逼着他下了野，要不是我跟冯玉祥竭力扶持，他能重新出山，能有今天？”

周玳道：“往后天下无人能与他比肩了。”

阎锡山又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不尽然。此人虽握有江南，控制国民政府，占据天时地利之便，却有一个极大的毛病：缺人和！他跟哪个都尿不到一个壶里，像汪精卫、胡汉民都跟他仇敌似的，李宗仁、白崇禧与他也一直疙疙瘩瘩的。这点，他哪能比得过我们！”

赵戴文听出阎锡山话里有话，不由得转脸去看周玳和张荫梧，两人也把目光投了过来，三个人眼光一碰，立马分开了。

阎锡山低头想了半晌，突然抬头叫着周玳的字道：“子梁，这事儿咱们不能伸脖子这么等着，你去找几个说话有分量、外人眼里又跟咱们不相干的人出头说话，要求民国政府定都北京。”

“好，我就去布置。”周玳道。

“还要给蒋介石打个电报，”阎锡山道，“就不遮不掩地向他言明：平津全部税收咱们得留下，这事他必须得点头！平津卫戍区军政开支可不是叁瓜俩枣，这么多人马，也不能勒起脖子来过活！”

赵戴文说：“伯川，我看另几宗事也要紧着办，一是与在京的北洋元老多会会面，二是与各大报馆的记者多碰碰头。此次北伐咱们晋军出力尤多，对民国贡献极大，不可埋没了将士们的功劳。”

阎锡山眼睛放出光来，连连拍着桌子道：“极是极是，次陇所见极是，子梁马上去办。”

周玳答应着，突然阎锡山又转向了张荫梧问道：“白健生现在何处？”

白健生正是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、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，依着原先定好的计划，他也要进北京的。

张荫梧道：“想是已开进城了。”

“唔……”阎锡山轻轻地答应一声，“啦啦”吸了几口气，捻着八字胡梢沉吟了一会儿。突地，眼皮翻了上去，露出白白的眼珠子来，挺直了身子道：“立即传下令去，着各部加紧接收北京之行政、财政、税收、交通各机关，哪个误了事，我摘他的脑袋！”

“是。”周玳与张荫梧同声答道。阎锡山挥挥手，两人急急地走了。

阎锡山站起身，背着手在室里转了两圈，走到东墙前时站住了，抱着胳膊打量了半晌，突然问道：“次陇兄，你看这面墙空空的，我猜当年袁世凯在这儿定是挂着一幅字画的。”

赵戴文也来了兴致：“这字面上会写着什么呢？”

阎锡山一字一顿地念道：“大泽龙方蜚，中原鹿正肥。”

“白总指挥到！”

北京东方饭店的接待厅门口蓦地响起一声喊喝，厅里的中外记者顿时静了下来。接着便见侧门大开，白崇禧穿一身崭新的土黄色军装，斜挂双排扣眼武装带，高筒皮靴锃亮耀眼，健步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他的部下——第八军军长李品仙、第十二军军长叶琪、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等几位。到了主席台正中，白崇禧站下，微微笑着向众人点点头，真个神采奕奕，风度翩翩，英气逼人。

镁光灯频频闪烁，按动相机快门的声音响成一片。

一位英国记者抢先问道：“白将军，你对奉军退往关外，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如何评价？”白崇禧道：“这标志着北洋政府的彻底垮台，北伐革命的最终胜利！”

一位胖胖的中国记者接着问道：“白将军满面春风，想来此时定是心花怒放。”

“你的眼力着实不错。”白崇禧答过，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。

白崇禧道：“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北伐大获全胜，此国家之大喜，人民之大喜，也是国民革命军之大喜，崇禧当然高兴万分。崇禧还以为，这更是第四集团军之大喜。自古以来，凡中国统一，皆是由北而南，从未曾由南而北的。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虽曾一度进至天津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广西军队打到北京，实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也。”

一个日本记者显是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便问白崇禧：“白将军的意思，北伐的胜利是第四集团军的功劳吗？”

白崇禧依然笑嘻嘻地说道：“那是你的意思！我的意思是第四集团军在北伐中牺牲甚巨，功不可没。”

话音不轻不重，态度不急不躁，但众人都分明听出了张狂和得意，却又觉得，白崇禧确实也有资格这般张狂和得意。

李宗仁与黄绍竑、白崇禧原是广西护国军里的三个排长，谁也没想到，三人联手，几年之内竟将天下有名的陆荣廷、沈鸿英等几个老牌军阀扫荡一空，统一了广西，成了敲敲头皮当当响的角色。1926年7月，蒋介石率国民

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，李宗仁与白崇禧带着两万广西子弟兵作为第七军随之出征，北伐中打了不少硬仗，特别是决战吴佩孚的汀泗桥、贺胜桥之役，扫荡孙传芳的龙潭之战，都是少见的恶斗，真个杀得日月无光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七军打出了“钢军”的威名，也打成了一支雄师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共八个军，第七军只是其中一军而已，而到后来，却与蒋介石的第一军一道成了一个集团军，李宗仁也一跃成为与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并肩的人物。白崇禧名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，但总参谋长李济深一直在广州坐镇，他实际做着总参谋长的差使。或在蒋介石身边运筹策划，诡谋百出；或至战场直接指挥作战，胆大心细，“小诸葛”之名天下传扬。

一个女记者问：“如今有人主张定都南京，有人主张建都北京，白将军有何主张？”

白崇禧脑子一转，断然答道：“南京为先总理指定之首都，无论如何，应以遗意为重。”

白崇禧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或谈笑风生，或唇枪舌剑，时不时激起一阵掌声笑声，记者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方才结束。白崇禧离了会场，进了他设在饭店里的前敌总指挥部。

李品仙与叶琪、廖磊随后跟了进来，这三人原是白崇禧军校时的同学，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自是随便了许多。叶琪笑道：“健生今日舌绽莲花，威风不弱于战场杀敌，那些记者个个佩服得很呢。”

白崇禧得意地“哈哈”一笑道：“见笑见笑。”

李品仙道：“明日报章一出，四方传扬，更使我第四集团军北伐之功天下尽知，也足彰显我白总指挥既战功赫赫，又文采风流呀。哈哈。”

四人一起大笑。

廖磊道：“听说在故宫里边有一座门，名叫‘崇禧门’，跟健生的名字一字不差的，真是有些意思。”

“噢。真的吗？”白崇禧露出极感兴趣的样子，“有意思，改日去那儿看看，就在那座门下照些相片。”

四个人又是一阵笑。

这时，副官跑了进来，报告说：“阎锡山的人把北京城各机关给占了，一个也不让咱们插手。”

白崇禧的笑容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皱了眉露出嫌恶的样子道：“这个阎老西，到底改不了土财主本色！打仗时没个脆快劲头，抢起好处来倒手脚麻利。”又冷笑一声说，“咱们是不与他一般见识，要是真刀真枪较量，

阎老西还真不放在我的眼里。”

廖磊道：“蒋总司令与这阎老西到底有什么过节？按理说夺下河北西北军出力最多，又是头一个打到北京，这块地盘该给冯玉祥才是，怎么蒋总司令却给了阎老西呢？”

白崇禧掏出手帕擦了擦嘴角，露了一副不屑的神色说道：“我在蒋中正左右不是一天半天了，他的眉毛动上一动我便知道他想什么。他这是使的一石三鸟之计。”

“一石三鸟？”廖磊问道。

“正是。一、控制冯玉祥坐大；二、拉拢阎老西；这第三更是毒辣，便是挑拨冯阎两人的关系。”

白崇禧捅破了窗户纸，众人心里顿时透亮，只是叹息阎老西白白拣了好大个便宜。

“哼！”白崇禧略一沉吟，脸上立刻恢复了往日里精明干练的表情。“翠微，”他一指叶琪，“你把韦云淞师给我放到南苑驻扎，命他们随时保持战斗状态。”

南苑就在北京的眼皮底下，一抬脚便可踏进北京来，在那儿放一个师，分明就是往阎锡山的眼里插根棒槌，让阎锡山睡觉也不得安稳。李品仙几个人心中暗道：到底是白健生，出手就是狠招！

白崇禧却抱起胳膊，左手抚着下巴，嘴角浮出一丝冷笑。

四、我们当这么干

雪窦山一片葱茏。

各色树木遮天蔽日，风一吹，如涛声滚过。细小些的树随风俯仰，摇曳婆娑，而随处可见的水桶般粗细的大树，树干插到天上去，站在树下仰头望去，极像绿色的扫帚在漫不经心地扫拂着天上的云朵儿。一簇人沿着山路信步走了上来，鸟鸣啾啾，景色宜人，自是脚下轻快了许多。

到了一个去处，便听得水声潺潺从不远的地方传来。蒋介石在前，杨永泰、方本仁、蒋百里几个在后，向着声响处走去。到了跟前，抬眼便见直入云天竖起一堵石壁，顶上一股清水倾泻而下。落到半壁时正遇上兀然突出一块巨石，那水柱在石上哗然摔碎，化成了水珠子向四处迸射出去，倒像是飞雪一般，日光一照，现出一道彩虹，很是美丽。岩下有一个深潭，水珠儿下雨一般落进潭里，水面满是打起的水花。那水澄澈见底，水面上涟漪一波接一波直荡开来。